

王大家院

合江省魯藝文工團

農民組集體創作

東北書店印行

(一幕四場話劇)

王家大院

合江省魯藝文工團
農民組集體創作
白韋譚億記錄

王家大院

合江省魯藝農民組集體創作
出版者
發行者
東北書店

總店

哈爾濱道裏地段街

分店 佳木斯齊齊哈爾牡丹

白城子延吉北安通化赤峰

經售者

各地東北書店支店
及東北書店分銷處

印刷者

東北書店印廠

每冊定價六元五角

民國三十七年四月出版 4000佳

這個劇本，是翻身後的農民的集體創作，他們自己編，自己演，初次寫成的時候，曾經在鄉下演出，經過再次的討論修改，成為現在的劇本。

編者 四八、二、二。

人物：王德福 二十一歲，地主。

王母 五十餘歲，德福之母，吸大烟。

大媳婦 二十七歲，德福之妻。

小鳳 十七歲，德福之妹。

宋警尉 三十歲，偽滿警察。

老楊 三十歲，地主家之勞金，打頭的。

老李 二十九歲，地主家之勞金，跟做的。

半拉子 十六歲。

老郭頭 六十餘歲，地主家之租地戶。

老劉頭 五十二歲，跑腿沙金的，山東人。

老孫 三十二歲，中農，老郭頭之鄰居。

第一場

時間 滿洲國倒台前一年，秋天，某日半夜三更後。

地點 北滿某屯，地主王德福家。

地主王德福之大院內，舞台右側爲正屋之磚房，門窗關閉着，靠牆角窗下有一個雞窩，右後側有一座砲台，靠天幕爲高高的院牆，牆根正中有一口井，左後側爲勞金佳的東下屋，向內接連馬圈及大門。

幕開。舞台上陰暗，靜寂無聲，只有東下屋頂上掛着的三星兒及砲台上將落下的月芽兒放着光亮，一陣打更的聲音由近而遠，稍停，正屋的門兒悄悄的被推開來，大媳婦身繫圍裙，手持燒火棍自門內躡足走出，在東下屋窗口側聽一會，又走到雞架前蹲下，把棍插入雞窩裏亂攪一陣，這時，半拉子手提褲子，自台左後側出，見狀，急進入東下屋，稍停，雞窩裏一聲雞叫。

媳（站起，喘了一口氣）這個小死雞，『格撈』它好幾遍才叫喚！僱勞金呀，可不能讓他閒着，吃稀的，拿乾的，點燈，熬油，哪兒不得錢哪！不大難的，叫他們睡一會兒，就起來幹哪！

王德福聲（在正屋內）老楊，打頭的，雞叫啦！起來吧！

媳（自言自語地）看他懶的，躺在炕上招呼，（躡足走到東下屋窗下聽了一會，走回，對正屋的

窗戶)你不起來招呼，他們能聽見嗎？！快起來去看看馬病的咋樣啦，我還得趕快去收拾碗，招呼他們吃飯哪！(躡足進入正屋門，下)

王德福聲 (在內，大聲的)打頭的，快起來呀！睡死啦！

(東下屋的門開了，老楊混身脹乏的上)

楊 (打哈欠，揉眼)窮人大活一輩子也扛不到頭呀！剛睡了不大一會兒，被窩還沒『焐』熱乎呢，又招呼起來啦！(雞窩裏一聲雞叫)哎呀，這三星才出來這麼高一點兒，小雞咋叫的這麼早呢？也沒聽別人家的小雞叫哇！真怪，(向內喊)老李！半拉子！這麼老半天啦，還沒穿上？

內聲 呵哈！來啦！

楊 快穿呀，穿好了，吃飯好下地。

(「老李和半拉子，拖着困倦的步子，自東下屋出來」)

半 連個燈也沒有，摸黑，能穿那麼快嗎？

李 (看天)這三星才出一竿子來高，就招呼起來幹活？

楊 你沒聽見小雞叫了嘛！

李 咱們櫃上這個敗家的雞呵，別人的雞不叫，它就叫。

半 八成不是呀！才剛我出來撒尿，瞅見掌櫃的老娘們拿着燒火棍子，上雞架去『格撈』『格撈』，

『格撈』了老半天，小雞才叫哪！

楊 (驚奇地)是嗎？

李 (同時) 真事嗎？

半 可不是咋的，我還能撒謊？夜黑裏有月亮，我在黑影兒裏瞅的清清楚楚。八成不祇這一回啦，她常這麼幹哪！

楊 (氣憤地) 我說怎麼咱們的小雞天天叫的這麼早，還是這麼回事呵！真他媽的，糧戶人家太不是玩意兒啦，他什麼花花道都能想的出來，半拉夜還『格撈』雞架去呵！

〔王德福睡眼矇矓，披衣服自正屋出〕

王 老楊，一清早起來，不趕緊吃飯去，在這兒磨嘍什麼？你看天啥時候啦？還跟我磨洋工呵？

楊 老李，半拉子，走吧。

王 打頭的，今兒拉豆子去，你們各人把晌午飯帶着，今兒沒有人送飯去啦！

半 還是那長綠毛的酸豆包呵？

王 不拿那，拿啥呀？

楊 今兒還吃那蘿葡英子沽臭大醬呵？

王 你還想吃啥呀？想給你們包餃子，擺八大碗席呢！怕你們吃了，找不着茅樓拉屎去！(下)

楊 (對王的背影) 操你個賊媽的，我要不是怕抓勞工，操我八個跟頭，我也不在這兒幹！

半 他媽的，你王家家大院真混蛋，酸豆包子二斤半，一人吃不了。三個勞金拾着幹！

李 咳，吃那酸豆包子，又酸又涼，上邊吐酸水，下邊竄醬桿稀(剛站起，又忙蹲下) 哎呵！

半 哎呀，老李，你昨天晚上肚子疼還沒好嗎？

李 哎喲！哪好啦！

楊 怎麼？還沒好？不大離就挺着點幹吧！

李 肚子擰着勁疼，怎麼能幹哇！

楊 去吧！在家呆着，掌櫃的又好扣你的工錢啦！就說我上回吧！閒時鬧病歇的工，他扣我剷地的工錢，扣你的工錢還不算，東家的氣，你都受不了呵，那怕你到地裏歇着去，我們多幹點，你少幹點呢！

李 要不結，我就去吧！

半 能行嗎？

李 不行怎麼辦？要不解我老媽誰養活？

半 走吧！

楊 走吧！吃飯去吧！要不一會兒他回來，又罵咱們啦！

〔大媳婦推門上〕

媳 哎喲！誰罵你們啦？

衆 （低頭不語）……

媳 是掌櫃的吧？哎，你們別往心裏去，掌櫃的脾氣不濟，要講心眼可沒啥，他是個直筒子人呀！

楊 走吧！

李 (又蹲下) 哎喲！

媳 哎，老李你咋的啦？

楊 他昨晚上肚子疼，今個還沒好。

媳 能不能下地？不能下地就別去啦！

李 (勉強站起) 能！能！……

半 不下地，他怕扣他的工錢。

媳 喲！是人要緊是錢要緊哪？保住人平平安安的，還怕掙不着錢嗎？

楊 能幹還是挺着點幹吧！

李 哎喲！

媳 疼的邪火吧，八成是涼着啦，別下地啦！老楊你領着半拉子吃飯去吧！老李今兒個不能下地啦！

一會兒叫掌櫃的給他抓一付藥吃。

半 是呵，大嫂，他要再下地，趕等累大乏勁，爬炕上，就起不來啦！

媳 半拉子，土豆子在南鍋呢！在浮上檢，別扒拉底下的啊！

半 嗯哪！（二人下）

媳 老李，我看你這兩天臉色不大好，心裏有啥事呵？

李 唉！我媽病多少日子啦，昨兒家裏來了信。我兄弟又攤上勞工啦，後兒個就要走，他走了我媽就

得熬糟死呵！

媳 你想個法出幾個勞工錢，不就把你兄弟留下了嗎？

李 我就犯愁沒有錢哪！大嫂！我打算跟掌櫃的使幾個錢，不知行不行？

媳 哎喲！櫃上一個錢也沒有啦，前兒個老張家辦事情，趕禮錢還是現借的呢！

李 唉！那可咋整呢？

媳 哎，法子不是人想的嘛！孩子不是人養的嘛！

李 大嫂！你有啥法子？

媳 我這兒有個好法子，就怕你不樂意幹哪？

李 大嫂呵！只要能救了我兄弟不出勞工，叫我幹啥都行！

媳 真能幹哪！

李 我一定能幹！

媳 真的？

李 誰還哄弄你呀！大嫂！

媳 你看老郭頭的麥子長的怎樣？

李 老郭頭今年的麥子長的可齊索啦，像『綢子』打的一樣，好籽粒啦！（稍停）你問這幹啥？

媳 今晚上咱們去扛他麥子，好不好？

李 （吃驚地）呵！去扛他麥子？

媳 扛回來，咱們大夥兒劈，你不就有錢啦？

李 老郭頭那麼大歲數啦！咱們這麼幹，對得起良心嗎？

媳 你還給他講良心？那老頭子長年種咱們的地，交租子可晚啦，就是交了淨給些個不好的，那老頭子又奸又壞，又皮拉！

李 (低頭不語)……

媳 老李，你別瞎尋思啦，這不是比你手掌櫃的使錢痛快？

李 (低頭不語)……

媳 倒底你樂意不樂意呀？

李 (低頭不語)……

媳 你別啞吧吃扁食，肚裏有數，你倒吱吱呀呀！這不是爲你嘛，你不樂意就拉倒！（故意想走）

李 大嫂，你別走！你別走！

媳 怎麼？你樂意？

李 那出了事，咋辦？

媳 出了事，有掌櫃的一個人担當，你怕啥？

李 我……

媳 你倒拿定主意沒有？你兄弟的命，全指望你啦！

李 對！『人急造反，狗急跳牆』我就去扛吧！

媳 你早這麼說，不就得了啦！你打着燈籠也找不着這號好事呵！回頭你跟老楊半拉子，好好說說，這

不跟白撿的一樣嘛！

李 唉！（稍停）大嫂，麥子扛回來，多磨能劈錢呵？

媳 今晚上扛回來，明兒就能劈錢。

李 明兒劈錢，後兒個，我兄弟就能不走啦！（忽然肚疼）哎哟！

媳 怎麼？肚子又疼啦？

李 又疼的邪火啦！哎哟！

媳 哎，老這麼肚子疼，下晚怎麼扛麥子去呀！

李 哎哟！

媳 老李，我看你抓付藥吃吧，要不麥子扛不成，錢也劈不着，你兄弟還是要去出勞工。

李 抓一付藥得多少錢呵？（自袋中掏出錢數）

媳 （看李數完錢）哎，這麼前兒，藥貴啦，昨兒個老趙家抓一付藥，化了三百塊錢。

李 那我的錢，不够呵，我只有二百五十塊錢哪！

媳 不要緊，我有零的給你添上，你拿來吧！

〔小鳳悄悄自右邊門上來〕

李 那敢着好啦！（把錢給媳）

媳 抓了藥我就給你送去，你先上後屋喂喂馬去，下晚咱們連人帶車一齊下手。

李 嗯呐！（下）

鳳 哎呀！嫂子，你又有撈頭啦！

媳 二妹子，你說啥呀，這是老李叫我給他抓藥的錢！

鳳 哟！嫂子，還是你呀！他咋沒讓我給他抓藥呀！

媳 二妹子！——

鳳 他拿多少錢抓藥呀？

媳 哎哟！二妹子！我正想對你說呢，這不是嘛；我跟他要了二百塊錢，抓一付藥是不是只用一百五

十塊錢哪？

鳳 你還給他抓藥？咱家不有的是那些乏烟灰，給他包點得啦！

媳 哎呀！二妹子，那咱們不是乾崩賺二百塊錢嗎？給你一百，我一百。

鳳 我不要，你留着化吧！

媳 給你吧！

鳳 你留着吧！

〔正推讓時，老太太自右邊門上〕

母 大媳婦，大媳婦，（小鳳急把錢裝入口袋）怎麼？打哪兒來的錢呀？

鳳 媽！

媳 老李肚子疼，這是他拿來抓藥的錢！

母 抓藥？打頭的跟半拉子都吃完飯了！你還不看過去！

媳 嚶吶！（想把錢裝入袋內）

母 把錢給我！

媳 （交錢）……

母 今兒勞金下地怎麼這麼晚呢？下半夜找抽完大烟，坐在炕頭上了價等，月亮都偏西了，小雞還不叫喚！

媳 媽！今兒個比往日不晚哪！

母 還跟我『將嘴』！昨晚上我告訴你，叫你早點『格撈』雞架，早點『格撈』雞架，你就不聽我的話，整天就會傻吃，『潮喝』睡死覺！

媳 （委屈的）嚶吶！（欲下）

母 別走！扛麥子的事，你跟老李說的咋樣？

媳 他都樂意啦！

母 去吧！（大媳姑下）

鳳 媽，你把錢給我！（搶母手中之錢）

母 這死丫頭，有多小錢也不够你化的！

鳳 給我吧！（搶去）

母 這死丫頭，去吧！

鳳 嚶吶！（下）（德福上）

母 德福！咱們的馬咋樣啦？

王 咱們的那大白馬，老不吃草，看那樣像個好馬，依我看，活不幾天啦！

母 看你這個家咋當的？辦事一點也趕不上你爹！

王 媽呀！這馬有了病，你瞞怨我幹啥！

母 你爹才會辦事呢！你就趕不上你爹！

王 媽，你這是說的啥呀？我這麼能攢積，肚裏這麼多花花道，還趕不上我爹？你真是把我看扁啦！

母 唉！真是一輩不如一輩啦，你爹出了名，留下咱們這王家大院，你呢？管家，都把馬管病啦！

〔母下〕

王 媽，你就別叨咕啦！吃過飯，我馬溜找個獸醫來，給那大白馬扎古扎古。

〔老楊，半拉子上〕

楊 半拉子，我去套車，你去把叉子取來。

半 嚶吶！（進下屋拿叉子上）

王 打頭的，今兒可緊緊手呵！吃下晚飯一頭一定把那塊地拉完！（下）

楊 操他媽的，怪不得人家叫他王扒皮，越幹越加緊，累死窮人他也不解恨。

半 （叨咕）屯裏的人誰不知道？張半夜，李五更，他媽的老王家累死活祖宗，老娘們半夜格撈雞架，伙計起早不點燈，（欲下）（大媳婦拿燒火棍上）

媳 半拉子，你站着！

半 幹啥？

媳 我叫你擱頂上檢土豆子，你單挑底下那大的，好的吃，你爲啥不聽我的話？

半 有大的誰還吃小崽？（下）

媳 你這個死瘟大災的半拉子，你跟我『將嘴』大的是給你吃的嗎？（舉棍追下）

（第一場完）

第二場

時間 同日下午。

地點 王家大院之正房內。

舞台正面有一磚炕，炕上鋪毛毯，正中擺一個小炕桌，正面牆上左右兩扇大玻璃窗，右面牆上貼有美人香烟畫，照相機等，牆頂架一長板，上面放有盞檯及其他另碎物品，右側門向外開，直通院中，左面靠牆有一小茶桌，兩把椅子，桌上放有坐鐘，香烟，洋火，茶壺茶碗等，牆上掛一面大鏡，左側門向內開，直通內屋上房。

〔幕開 王母手持烟袋，怒容滿面的自右側門上，小鳳隨後跟上〕

母 （生氣地）這死挨刀的老牛，一點好心眼子也沒有！我那一匹心尖上的大白馬，膘滿肉肥的，你

看，不知道他怎麼給侍候的，都炸肺啦！請來的獸醫也不給扎了，眼看就要病死啦！這馬死了，得多少錢糟賤呀！（抽咽）

鳳媽，你別生氣啦，你這麼大的年紀，身板要緊哪！

母（向裏屋叫）德福！德福！

鳳哥哥！哥哥！媽叫你哪！

〔大媳婦自裏屋出〕

媳媽，精米粥，插好啦！魚也快悶好啦！

母飯好啦？等一會兒再吃吧！德福呢？

媳他出去有時候啦！媽！還有啥事？你告訴我吧！

母哼，你去吧！

鳳去吧！去吧！別在這兒叨叨的，媽正在氣頭上呢！

媳（委屈的）嗯吶！（下）

母這死媳婦，就顯你各人到得去！

鳳媽，你別生氣啦，反正那匹馬是老李侍候的，死了叫他包！

母他掙的那一年的勞金錢，還不够咱們一條馬大腿錢呢，他對骨頭渣子也包不起咱們這匹馬呀！

鳳可不是咋的？他掙那兩個錢，還不够我哥哥擲小骰輸的呢！

母咱們得想個辦法，把馬本折騰出來。